

黃老思想在西漢

周紹賢

司馬談論六家要旨，始有道家之稱，道家之學，曰黃老之學，曰老莊之學，雖難確然盡分，然大體言之：老莊爲養心繕性之學，黃老爲應世效用之學。老子當衰周之世，晚年歸隱；莊子當戰國亂世，不事王侯；其抱樸守道之人生，恬淡超世之思想，於其所著之書中，可知其梗概。而黃老應世效用之學，則已無專書可考。於老子五千言中，可以見其爲政之旨與用兵之道；而黃帝之書則早已失傳，據漢書藝文志所載：道家有黃帝四經、黃帝君臣篇、及與太公兵法並列者有黃帝十六篇，以及黃帝之臣風后力牧皆各有書，其文雖多爲戰國時人所輯錄，然歷代師承口傳之學，由口傳而著之於文，古書大都如此。

秦火而後，黃帝之書已毀，然漢初尚有殘編，及太史公所謂「時時見於他說」，「其所表見皆不虛」，（五帝本紀）。史記帝紀首述黃帝，黃帝之書而今已佚，然於漢時學者之著述中，尚可散見其所引黃帝之言，及修身養生爲政用兵之道。漢初，黃老學盛，不惟當時學者多能述黃老之學，而且黃老「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」之術，爲高帝及文景所實施，得以完成平亂致治之功。司馬談「習道論於黃子」，既修黃老之學，而且躬睹黃老在西漢所發揮之功用，故稱道家之學曰「立俗施事，無所不宜，指約而易操，事少而功多」。蓋黃老守常通變，秉要執本之道，漢初君臣善用之，漢室之興，誠可謂以黃老起家也。略述如下：

一、黃老之學源自齊國

道家源流，上溯至黃帝、太公，史記封禪書云「泰山東萊，黃帝之所常游」。泰山東萊皆齊地。太公生於東呂，故姓呂，呂亦齊地，即今之莒縣。齊魯爲帝王久治之區，爲古之道術之根據地，太公自幼受其陶冶，及封於齊，遂因固有教化，而治之以道術，道家之學，即由此而建立。周以前之古書，尚書爲政事紀載，商頌爲樂章，此二者在儒家六經中。其餘如伊尹、辛甲、鬻子等古書，漢志皆列之於道家。

清儒魏源論老子云「老子道、太古道，書、太古書也」。老子「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」（十四章），古學即道家之學，太公治齊以道術，道家之學盛於齊。史記卷四十六；至齊宣王時，稷下講學之風復盛。稷下齊城西門外地名，設館於此，以招待學者，當時學者聚會於此，多至數百千人，其中多為治黃老之學者，所謂復盛，足徵以前即曾興盛。老子雖為陳人，然其學則為齊學，古人家學相傳，子孫繼先人之志，習為自然，漢文帝崇黃老，老子之十一代孫偃，仕於文帝，假之子解，為膠西王卬太傅，因家於齊（卬為高帝子齊悼惠王之子，文帝十六年封為膠西王）。先是趙人樂臣公、因趙被秦滅，乃亡之齊，修黃老之學，成為一時之賢師，其弟子蓋公設教於膠西，為曹參之師（史記樂毅傳）。而老子之裔，亦以先人之學術，為膠西王太傅，因家於齊，蓋有由也。

道家之學，源於齊國，故黃老之學起自齊國，而由道家所衍出之陰陽家，亦起自齊國，由陰陽家所衍出之神仙家，亦起自齊國，故道家（黃老）、陰陽家、神仙家，其初之主要人物，皆為齊人，此有史可考者也，故曰齊學即道家。至漢時齊學為黃老、陰陽、神仙三派，至東漢，神仙派乃變為道教。

二、黃老何以並稱

黃老之稱，首見於史記申韓列傳，及曹相國世家、陳丞相世家。黃老何以並稱？中國文化，自黃帝時，始有文字記載：軍事、政治、教化、天文、曆法、數學、醫學、音樂等，一切文物，皆自黃帝時衍傳而來，何以惟老子之學與黃帝並列？蓋政教制度，一切實用之學，實施於日常行事，沿革流傳，未有文字記載。而人生思想，義理言論，重在實行，古之學術，多憑口傳，而無著述。唐虞夏商之文獻、典、謨、訓、誥，皆為記載政事之官書；個人之思想言論，實乏專門之著作。至周時，學者始注重著書，孔子專重經世之學，整理六經，成為有系統之文教巨典。然六經不能概括古傳之一切學術，孔子所略而不談者，仍然有人傳授，道家之學，即其一也。

黃帝政教之術，源遠流傳，融合後世之文化，唐虞之政教，即由黃帝之政教演變而來，然唐虞有較詳明之典籍記載，故儒

家之學只溯及唐虞、罕論黃帝。然黃帝之政治、兵法、修身養生之術，儒書所未及者，仍有人傳說之。

易繫辭，論帝王之世系，謂「庖犧氏沒，神農氏作，神農氏沒，黃帝堯舜氏作」；左傳昭公七年；孔子學官於鄒子，鄒子論官，謂「昔者黃帝氏以雲紀官，故爲雲師而雲名」；管子五行篇，述黃帝作五聲正天時，得六相而天下治；大戴禮記，五帝德，述孔子對宰我贊美黃帝之盛德；尸子卷下，記子貢與孔子問答黃帝之軼聞；此皆述黃帝之史事。戰國時，百家爭鳴，著書立說之風益盛，記述黃帝之言論者漸多，據漢書藝文志所載道家類，有黃帝四經四篇、黃帝銘六篇、黃帝君臣十篇、雜黃帝五十八篇。此書雖爲六國時人所輯錄，然不可謂爲偽造，猶之論語、孟子，亦非孔孟所自著，公羊傳至漢景帝時始著於竹帛，皆不可謂偽造也，自戰國而後，各家之著述，每好引黃帝之言，略舉數則如下：

「聲禁重、色禁重、衣禁重、香禁重、味禁重」——此言寡欲（呂氏春秋、去私）。

「帝無常處也，有常處者，乃無處也」。注「無常處，言無爲而化乃有處也。有處、有爲也；有爲則不能化，乃無處爲也」。(呂氏春秋 園道篇。又：應同、遇合、審時、諸篇皆有黃帝之言)。

「日中必斐，操刀必割」——言時不可失也。見賈誼新書 宗首篇，又，修政上篇云「道若川谷之水，其出無已，其行無止」。

「精神入其門，骨骸反其根，我尙何存」？（列子 天瑞篇）。

「茫茫昧昧，從天之道，與立同氣」。（淮南子、繆稱訓、泰族訓）。

漢志所載黃帝之書，今已失傳，散見於各家著述中，所引黃帝之語，其義與老子相通，由上舉之例，可見一斑。莊子書中，如肱鑿、在宥、天地、天運、山木、田子方、徐无鬼、盜跖各篇，以及韓詩外傳卷五卷八。劉向新序第五，各家書中，述黃帝之事，引黃帝之言者，不勝歷舉，皆道家之所本也。劉向之說苑（卷十），劉劭之阜覽，皆載金人銘，金人銘即黃帝六銘之一。銘詞中如「綿綿不絕，或成網羅。毫末不札，將尋斧柯」四語，汲冢周書亦有之。「盜憎主人，民怨其上」，左傳成公十五年，晉伯宗之妻，曾言之。蓋自黃帝時傳來之古語也。而銘詞中與老子之旨相合者尤多，如：「誠能慎之，福之根。謂此何傷，

禍之門」。即老子所云「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」。其云「強梁者，不得其死」，老子亦有此語。其云「知天下之不可上，故下之；知衆人之不可先，故後之」。即老子所謂「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」。其云「執雌守下，人莫踰之」，即老子所謂「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」。其云「人皆趨彼，我獨守此」，即老子所謂「知其雄，守其雌；知其榮，守其辱」。其云「人皆惑之，我獨不徙」，即老子所謂「處衆人之所惡」；「衆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」。其云「內蘊我智，不示人技」，即老子所謂「衆人昭昭，我獨昏昏；衆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」。其云「江海雖左，長於百川，以其卑也」。即老子所謂「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爲百谷王」。其云「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」；老子亦有此語。而老子「谷神不死」章，列子天瑞篇中直稱爲黃帝書中之語，可知柱下史之言，本之於古，又可知黃老並稱之由矣。

三、黃老要旨

夫黃帝時代之學術言論，豈止道家所承述之一派而已乎？其在儒家者，爲政教治民之方，儒家以堯舜之道括之；其在他家者，如法家、兵家、醫家、天文家等等，各派專門之學，溯本探源，皆「歸宗於黃帝」，老子當衰周之世，見天下將亂，乃提出古之道術中：體天理、順自然、守常道、通變化，秉要執本，清靜自持之道，著道德經，以作亂世之寶訓。及至戰國，學術思想愈盛，乃有人繼老子之學，輯黃帝之遺言，筆之於書，即漢志所載黃帝之書是也；古書之流傳，大都如是，猶之佛家三藏教典，十二部經，皆爲弟子「如是我聞」而追述之，並非釋迦親手所著，黃帝之書，亦猶是也。黃帝書中之言論，亦即老子所祖述者。惟至戰國始著成專書而已；故黃老之學，即道家之學，漢時稱道家之學曰黃老之學。無論後人如何疑古，謂古人之言論，後人著於文字，皆爲僞書；而古人學說之淵源，有前人一貫之傳述，不能由懷疑而杜撰異說，妄加臆斷。

人生之道，處世之方，自帝王以至庶人，皆必以修身爲本。儒家講慎獨克己；道家之戒懼自惕，尤爲謹嚴，於金人銘文，可見一斑。又如黃帝巾凡銘云「毋弇弱，毋儼德，毋違同，毋敖禮，毋謀非德，毋犯非義」。（路史）。「武王問師尚父曰『五帝之誠，可得聞乎？』尚父曰『黃帝之戒曰：吾之居民上也搖搖，恐夕不至朝！』（皇覽）。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，太

公答以道書之言云「敬勝怠者吉，怠勝敬者滅；義勝欲者從，欲勝義者凶」（大戴禮記卷六）。道德經中所講不爭、不盈、居後、守柔，言之尤切。蓋天下之事，大而治國，小而齊家，對己苟能嚴以自律，對人苟能謙恭克讓，對事苟能兢兢業業，不敢怠傲；放勳重華之業，不外是也，此西漢明君賢臣，所取黃老之要義。至於黃帝醫藥養生之道，有方士作專門之宣傳；觀象法天之說，陰陽家演而為禳祥之論；方士與陰陽家，皆出於齊國，皆為「齊學」，此可謂黃老之別派。

莊子天下篇云「天下大亂，聖賢不明，道德不一」。古者道術渾一，無儒，道之分。「猶百家衆技，皆有所長」，各有所用，不相矛盾，故文武合一，軍政合一，有共同之思想，發齊等之功用。是以周公能制禮作樂，亦能征叛平亂；太公佐武王克商，有兵書傳世，人皆知其為軍事家，然而試觀文王問治天下之道，武王問不戰而勝之策，問賢君之治國，問法令之變更，問舉賢賞罰之措施（說苑卷七、卷十五、卷一），太公所答又為千古不易之政論。周公以禮樂治魯，太公以道術治齊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齊魯在周朝為文化鼎盛之邦，魯學齊學，演為儒道兩家，為中國文化思想之本。儒家自孔子而上，源自周公；道家自老子而上，源自太公；太公為齊學之祖也。

四、西漢以黃老起家

道家與黃老之稱，皆起自西漢。老子之書與黃帝之書同義；道家由老子而溯及黃帝，因而專治老子之學者，亦稱為黃老。黃老實道家之別稱也。

我國數千年之歷史，西漢可與三代之盛世媲美，國運之昌隆，民生之安樂，「周云成康，漢言文景」，傳為美談。世事之成功，因素固多，然必須有主要之因素為根本；方能決定成功。秦末天下大亂，豪傑羣起，逐鹿中原，六國競立，各據疆土，漢高帝起兵於沛，初不過一縣令耳，勢不及諸侯之將，兵不如項羽之強，而其所以成功，固由其為人「豁達大度，寬仁愛人，好謀能聽，知人善任」。而其所知之人，首推子房，子房黃老之徒也；所聽之謀，子房之謀也；子房之謀，黃老之術也。人皆言文景之治，出自黃老，而豈知高帝之得天下，其成功之主因，亦出自黃老哉！茲分述於下：

▲高帝之成功

高帝之得天下，由於能用張良之謀，良字子房，史記留侯世家，言其事甚詳；其先世五世相韓，秦滅韓，子房懷亡國之痛，散千金之產，以圖報仇，刺始皇於博浪沙，誤中副車，始皇大搜天下，子房九死一生，幸而脫險，乃更姓名，亡匿下邳，其苦悶可知，一日於圯上遇老人，老人蓋暗知其為刺秦之英勇青年也，是以故意折其剛銳之氣，使之橋下取履，並伸足命之代為著履，曰「孺子可教也」！後復使之三次候教，始以一書贈之曰「讀此書，為王者師矣！後十年興，十三年，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，黃石即我矣」！遂去。子房視書，乃太公兵法也，此老人不言姓名，故稱之曰黃石公，其書名曰素書，穀城為齊地，黃石公即齊人，蓋深於齊學者，當暴秦之世，隱姓埋名，流浪草野，以傳其道。太公為「齊學」之祖，其書即黃老之學也。

子房得書，習誦不怠，後十年，陳涉等起兵，子房亦聚少年百餘人，此時楚將秦嘉立景駒為楚王，子房欲往投之，時高帝為沛公，將數千人，略地下邳，子房遇之，以太公兵法說沛公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，然為他人講此兵法，而皆不能省，乃曰「沛公殆天授也」，故遂從之不去。此後主謀軍事，高帝常稱其能「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」。不惟擊敗秦軍之重要戰役為子房之謀，即與項王爭天下，轉危為安，轉敗為勝之策，亦皆子房之謀，茲舉數事如下：

秦兵拒峽關（陝西藍田縣東南），沛公將兵兩萬人，欲擊之，子房曰「秦兵尚強，未可輕」，乃助沛公於諸山張旗幟，設疑兵，以威脅秦軍，並派人以重寶陷秦將，秦將果叛，出而連和西襲咸陽，沛公欲從之，子房曰「此獨其將欲叛耳，若士卒不從，必危，不如因其懈，擊之」！沛公乃引兵擊秦軍，大破之，再戰再勝，遂至咸陽，秦王子嬰出降。

沛公入秦宮，宮室帷帳，狗馬重寶，婦女以千數，意欲留居之，樊噲諫，不聽，子房曰「夫秦為無道，故沛公得至此，今始入秦，即安其樂，此所謂助桀為虐也！願沛公聽樊噲言」！沛公乃出宮，還軍霸上。

沛公既入咸陽，聽軫生之計，欲拒關王，項羽大怒，欲擊沛公，子房與羽之季父項伯有舊，知沛公不能敵項羽，乃介紹項伯與沛公為友，託其解說，以息羽怒。沛公往見項羽，范增為羽設計，宴沛公於鴻門，欲乘機殺之，此時沛公已入穀中，幸子房施妙計，得以脫險。

項羽范增對沛公懷疑不釋，以巴蜀道險，且秦之遷人居其中，問題多端，乃立沛公爲漢王，王巴蜀漢中，而三分關中，王秦降將，以拒塞漢路，漢王就國，子房勸其燒絕所過棧道，以示固守漢地，無東還之意。時田榮自立爲齊王，叛楚，子房以書報項羽，謂：漢王違約，不敢東，又以齊梁謀反之事告之。羽以漢王已不足慮，乃北擊齊，漢王遂乘機東還，平定三秦，與項羽對峙。

項羽急攻漢王於滎陽，漢王聽酈食其之謀，欲立六國之後，樹黨以撓楚權；子房以不可止之，蓋立六國之後，則天下人才各歸其主，漢王便陷於孤立，不能與項羽相爭矣。

韓信破齊，而欲自立爲王，漢王發怒，見於辭色，子房陳平躡王足，附耳諫之謂：「漢方不利，既不能禁信之自王，不如因而立之，使自爲守，不然，恐變生」。王從其言，遂立信爲齊王，以固其心。

漢王追擊項王至固陵，齊王韓信，魏相國彭越，期會不至，漢軍大敗，堅壁自守，王謂子房曰：「諸侯不從，奈何？」子房復設計，於是信越皆引兵來。

項王既滅，漢王卽帝位，大封功臣二十餘人，其餘未得封，日夜爭功不決，帝在洛陽，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，帝曰「此何語」？子房曰「陛下不知乎？此謀反耳」！帝曰「天下已定，何故謀反」？子房曰「陛下起布衣，以此屬取天下，今爲天子，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，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。今軍吏計功，以天下不足徧封，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，又恐見疑生平過失被誅，故相聚謀反耳」！帝曰「爲之奈何」？子房曰「陛下平生所憎，羣臣所共知，誰最甚者」？帝曰「雍齒與我故，數嘗窘辱我，欲殺之，爲其功多，故不忍」。子房曰「今先封雍齒以示羣臣，則人人自安矣」。帝從其言，封齒爲侯，羣臣皆喜曰「雍齒尚爲侯，我屬無患矣」！於是羣心始安。

上述數事，皆爲高帝成敗存亡之關鍵，而子房能運籌設計，轉危爲安，轉敗爲勝者，以善用黃老之術也。太公六韜明傳篇云「柔而靜，恭而敬，強而弱，忍而剛。此四者，道之所起也。故義勝欲則昌，欲勝義則亡」。老子云「柔勝剛，弱勝強」，「故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生之徒」。「吾不敢爲主，而爲客；禍莫大於輕敵」。素書云「柔能制剛，弱能制強」。「軍國之

要，察衆心，施百務，危者安之，懼者歡之，卑者貴之，貪者豐之」。老子云「以奇用兵」，是以能以柔制強，以少勝多。此子房輔高帝用兵之術也。至於入咸陽。不取貨寶，知多私必敗，故能以義勝欲。順韓信彭越之心，而封之爲王，知貴之豐之，方能滿其欲，而得其忠。不計雍齒之怨，而封之爲侯，即老子所謂「報怨以德」也。以德報怨，爲孔子所反對（論語憲問篇），以爲此乃顛倒是非，孔子之言，皆爲經常之理；而老子之言，乃多論非常之事，高帝此時，若不以德報怨，則懷疑不安之徒，起而造反，戰禍又起，豈非所謂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乎」？

所謂「忍而剛」、「弱勝強」，高帝乃善用此術者，彭城之戰，漢軍大敗，項王廣沛父太公，其後項王置太公於鼎俎之上，告漢王曰「若不降，吾烹太公」，沛曰「吾與項王北面受命懷王，約爲兄弟，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若翁，則幸分我一杯羹」！恬靜之度，不驚不懼，項王無可如何，乃作罷。滎陽之戰，漢軍大敗，沛僅以身免，其後兩軍久峙，項王請速戰以決雌雄，沛笑曰「吾寧鬪智，不鬪力」，項王集全力，屢挑戰，沛每避其剛銳，以敗爲勝，老子所謂「知其雄，守其雌」，「善戰者不怒，善勝敵者不爭」，項王逞其強力，百戰百勝，輕用其鋒，而終歸失敗；高帝以柔制強，敗而不餒，養其全鋒，而待其敵，故贏得最後勝利，此子房教之也。乃至龔都長安，任蕭何爲相國，皆取決於子房。史稱高帝「好謀能聽」，故能定天下，蓋能聽子房陳平黃老之術也。

子房真深明黃老之道者也。既佐高帝平天下，可以安享富貴矣，而乃曰「家世相韓，及韓滅，不愛萬金之資，爲韓報仇，強秦天下震動，今以三寸舌，爲帝者師，封萬戶，爲列侯，此布衣之極，於良足矣！願棄人間事，欲從赤松子遊耳」。乃杜門學導引辟穀之術以終身。老子所謂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」，「功成、名遂、身退」，子房實深悟其旨而能篤行者也。

陳平亦漢之開國元勳也，史稱其「少時家貧好讀書，治黃帝老子之術」。初事項王，後歸高帝，勸高帝取項羽恭敬愛士之長，去己身嫚士少禮之短。以巨金縱反間，使項王部將離心，君臣相疑；以反間使項王罷范增，而失謀臣。與張良共勸高帝立韓信爲齊王，以固其心。設計救高帝滎陽脫險，設計解高帝白登之圍。乃至擊陳豨、擊黥布，皆與其役，曾六出奇計，解高帝重大之急難。其後繼曹參爲丞相，亦承參意無爲而治。以及與周勃合謀誅諸呂，立文帝，爲功甚多，而功成不居，讓位於勃，

其機變之巧，後人或加貶抑，當時彼亦自感不滿，故曰「我多陰謀，道家之所禁」，自知其爵位不能久傳，至曾孫何，果以犯法而被黜。夫兵不厭詐，以奇取勝，乃兵家之要道，以陰謀克敵，不爲悖德，而平乃自咎自責，足見其深明黃老之學矣。

▲文景之治

高帝生平處心行事，未必本乎道家，而「明達好謀」，其成帝業，則實以能用良平黃老之術；甚至文景之治，亦由其預作安排，何也？曹參陳平皆治黃老之學者，帝臨終時，呂后問「蕭相國死後，令誰代之」？帝舉曹參，復問曹參而後，帝舉王陵，謂必須陳平助之。曹參學黃老，當然恭身忠職，且高帝生前所定之宰輔，嗣君亦深信無疑，因此，君臣同心同德，而實現文景之盛治。

曹參秦時與蕭何並爲吏。高帝爲沛公，參從起兵，攻秦監公軍，大破之，此後擊秦主力軍章邯，東擊東郡，南擊王離（秦將），西攻武關，直入咸陽，平定三秦，參皆與其役，戰功僅次於韓信。高帝卽位，以長子肥爲齊王，賜參列侯，並爲齊相國，後復助平陳豨黥布之亂。惠帝元年，復以參爲齊丞相，天下初定，參盡召長老諸先生，問所以安百姓，而齊故諸儒以百數，言人人殊，未知所定，參蓋夙信黃老者，聞膠西有蓋公，善治黃老言，使人厚幣聘之，蓋公對參言：治道貴清靜，而民自定。參乃奉蓋公爲師，以黃老之術治齊，九年齊國安集，大稱賢相。蕭何卒，參聞之，告舍人，趣治行，曰「吾將入相」，尋，果召參，參去，囑其後相，曰「獄市慎勿擾也」！後相曰「治無大於此者乎」？參曰「不然，夫獄市所以并容也，今君擾之，姦人安所容乎？吾以是先之」！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「反陳于獄」，獄市卽獄市，乃齊國闡繁華之區，爲莠民寄生之所。昔秦集游食之民於閭左，以便監督，其後發戍漁陽，而陳勝吳廣在其中，竟起而造反以滅秦；所謂「困獸猶鬪」，而況人乎？姦人如無所容身，是迫其挺而走險也。社會須善惡兼容，自古爲然，老子云「我好靜而民自正」，曹參以道化爲本，齊既大治，姦人亦相安無事，不必擾之也。

惠帝既承高帝之遺旨，有成竹在胸，蕭何病，帝親自視疾，因問曰「君百歲後，誰可代君」？對曰「知臣莫如主」，帝曰「曹參何如」？何頓首曰「帝得之矣，何死不恨矣」！始參微時，與蕭何善，及爲將相有隙，而何臨終，推參爲賢，參代何相

國，舉事無所變更，壹遵蕭何之約束，選郡國吏訥於文辭，謹厚長者，爲丞相史，以其歷事多，且親見秦法酷烈之害，必能事順民之情也；吏之言文深刻，欲務聲名者，輒斥去之。對人取其大德，有細過者，輒掩匿之。府中無事，飲醇酒以爲樂。惠帝怪相國不治事，以爲參對其有所不滿，參子窋，爲中大夫，帝謂之曰：「汝歸試私從客問之曰：高帝新棄羣臣，帝富於春秋，君爲相國、日飲、無所請事，何以憂天下？然勿言吾告汝也！」窋歸，乃從帝意而諫，參怒笞之，曰：「趣入侍，天下事，非乃所當言也！」至朝時，帝讓參，曰：「何答窋？乃我使之諫君也！」參免冠謝曰：「陛下自察聖武，孰與高皇帝？」上曰：「朕乃安敢望先帝！」曰：「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？」上曰：「君似不及也」；參曰：「陛下之言是也！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，今陛下垂拱，參等守職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？」帝曰：「善」！參爲相三年薨，百姓歌之曰：「蕭何爲相，較若畫一，曹參代之，守而勿失，載其清靜，民以寧一」。皇帝垂拱，羣臣守職，卽秉要執本，無爲之治也。

惠帝六年，曹相國薨，遵高帝之遺命，以王陵爲相，陳平助之，於是置左右二相，王爲右而陳爲左。惠帝崩，呂后欲立諸呂爲王，問王陵，陵謂不可，呂后不悅；問陳平、周勃，皆以目前違呂后意，適足敗事，不如陽順陰違，而徐圖之，故當時皆答曰：「高帝定天下，王子弟，今太后稱制，欲王昆弟諸呂，無所不可」！太后喜。退朝後，陵斥平、勃阿意於呂后，無顏見高帝於地下，平曰：「面折廷爭，臣不如君；全社稷，定劉氏，君亦不如臣」。後呂后遷陵爲帝太傅，實奪其相權也；陵怒，謝病歸，杜門不朝。乃徙平爲右丞相。

平爲相，不治事，日飲醇酒，呂后聞之，私喜。立諸呂爲王，平僞聽之，及后崩，平與太尉周勃，合謀誅諸呂；立文帝，亦平之主謀。諸呂之亂平後，平欲讓位於勃，乃謝病，文帝疑而問之，平曰：「高帝時，勃功不如臣；及誅諸呂，臣功亦不如勃；願以相讓」！於是乃以勃爲右丞相，平爲左丞相。帝既益明，習國家事，一日朝中問勃：「天下歲決獄幾何？」勃謝不知；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？勃又謝不知，汗流浹背，愧不能對；帝又問平，平曰：「各有主者」，帝曰：「主者爲誰？」平曰：「決獄之事，以問廷尉；錢穀之責，問治粟內史」！帝曰：「苟各有所主，而君所主何事也？」平曰：「宰相者，上佐天子理陰陽，順四時，下遂萬物之宜，外鎮撫四夷諸侯，內親附百姓，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」！帝稱「善」！後周勃自知其能弗如平，乃謝病

免相，平乃專爲丞相。總觀平之處事，誠如老子所云「爲而不爭」，「不自伐，故有功」，至其對文帝所論官吏責任，職權之分，實乃「無爲而治」之術也。

自春秋末世開始，道家獨成一家之言，爲政主清簡，修身在寡欲，處事持戒慎，對人居卑下，此皆亂世必遵之道。儒家不反對富貴榮顯，而道家則以富貴爲可畏，視名利爲蠱物，是以薄勢力而輕王侯。秦皇以暴政宰天下，自致禍殃，是以子孫斬絕；而其虐待人民，焚書坑儒，皆李斯爲之謀，李斯與趙高爭權，身被腰斬，並滅三族。趙高教二世嚴法刻刑，誅滅大臣，又且恃恩跋扈，恣意殺人，最後弑君奪位，亦遭滅族之禍，秦之君王宰相，如此自相魚肉，而同歸於盡。總其主因，皆因貪迷富貴名利所致。曾國藩謂「風俗之厚薄，由於一二人之所向」（原才），其實天下之興亡，亦由於一二人之所爲，秦之亡，爲李斯趙高所促成；高帝之興，文景之治，由於張陳蕭曹所輔成也。

明哲之士，鑒於秦之慘禍，益感黃老之道爲處世之真理。素書云「絕私禁欲，所以除累」，「敗莫敗於多私」，是以老子教人「少私寡欲」，寡欲少私，始能神智清爽，坦然大公，德行功業，以此而立，漢之開國元勳，皆深明此道者也。張良不戀萬戶侯，功成而身退。蕭何「買田宅於窮僻處，爲家不治垣屋，曰：令後世賢，師吾儉；不賢，勿爲勢家所奪」。陳平曹參之榮爵高位，皆爲有功不伐，順乎自然而致，其自身堅守清靜之德，故其爲政，能致清靜之治。

有如此之臣，恰逢如此之君；有如此之君，始能用如此之臣。高帝成功，得力於黃老，開國之初，啓廼嗣君大臣之作風，故自惠帝卽任曹參爲相，實行黃老之治。陳平蓋知代王慕黃老，故主謀立之，是爲文帝。富貴爲人之所欲，富貴莫若帝王，故爭帝位者，每不擇一切惡劣手段，若夫受羣臣之擁戴，而虔心辭讓如文帝者，誠千古之佳話也。惠帝崩，大臣既議定迎文帝繼位，而帝自言：「此重事也，寡人不足以稱，願請楚王計宜者（楚王交，高帝弟也），寡人弗敢當！」西向讓三，南向讓再，羣臣固請，帝不得已，乃卽位。於時陳平爲相，君臣協意，實行清靜化民之政，略舉其事如下：

元年三月，詔令振窮養老。鰥寡孤獨，加以振貸。賜老者以布帛酒肉之養。六月，有獻千里馬者，帝不受，並詔令四方，無復來獻。

二年春，帝親率民耕。十三年春，帝親耕，皇后親桑，以勸農。十二年春，詔天下孝弟力田。又、減農民租稅之半。十三年除田之租稅。賜天下孤寡布帛。

二年五月，十四年冬，後元六年冬，匈奴三次入寇，皆擊而退之，未嘗窮兵出塞。帝親自勞軍，欲身率軍旅擊匈奴，羣臣諫，不聽；皇太后固要，乃止。

後元二年，丞相張蒼免。帝以后弟竇廣國賢，有行，欲相之。曰「恐天下以吾私廣國」，久念不可，乃以申屠嘉爲相，嘉曾從高帝擊項羽，爲人廉直，不受私調。

帝躬修玄默，懲惡亡秦之政，議論務在寬厚，恥言人之過失，化行天下，告訐之俗易，吏安其官，民樂其業。禁網疏濶，罪疑者予民自新，是以幾致措刑。

帝衣綈履草，器無珎文金銀之飾。貴廉潔，賤貪汙。吏之坐贓者，錮而不用。賞善罰惡，不阿親戚；罪白者，伏其誅，疑者以與民（與民同疑，乃赦之），無贖罪之法，故令行禁止，海內大化（漢書貢禹傳）。

帝在位，宮室苑囿，狗馬服御，無所增益，有不便，輒弛以利民，嘗欲作露臺，召匠計之，直百金，帝曰「百金、中民十家之產，吾奉先帝宮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臺爲」？帝常衣綈衣，所幸慎夫人，令衣不得曳地，幃帳不得文繡，以示敦樸爲天下先。治霸陵皆以瓦器，不以金銀銅錫爲飾。吳王詐病不朝，賜以几杖。張武等受賂、覺，乃發御府金錢賜之，以婉其心（史記卷十）。

匈奴入寇，帝不欲以武力結怨，乃遣使與之和親。下詔自責曰「朕既不明，不能遠德，是以使方外之國，或不寧息。夫四方之外，不安其生，封畿之內，勤勞不處，二者之咎，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。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，多殺吏民，邊臣兵吏，又不能諭吾內志，以重吾不德也。夫久結難連兵，中外之國，將何以自寧？今朕夙興夜寐，勤勞天下，憂苦萬民，爲之怛惕不安，未嘗一日忘於心，故遣使者冠蓋相望，結轍於道，以諭朕意於單于」。

道家主張無爲而治，論語衛靈公篇，孔子云「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也歟！夫何爲哉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」。「恭己南面」，即論

語雍也篇所謂「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」。「居敬」即謹身崇德爲民之則；「行簡」，即秉要執本，以簡御繁，此無爲而治之術，文帝實能踐之。老子云「吾有三寶，持而寶之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爲天下先」。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」。是故文帝恭身節儉，愛民恤孤，親課農桑，百姓樂業，天下富庶。不受千里馬，不以金銀爲飾，即「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爲盜」也。匈奴三入而三拒之，即「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爲主而爲客」也。「民之飢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飢」，「民不畏死，乃何以死懼之」？（以上所引皆老子語），是以文帝貴廉潔，減租稅，省刑罰，除肉刑，罪人不孥，法網寬疏。堯舜之世，不能無兇頑，刑罰不能廢也，素書云「賞不服人，罰不甘心者，叛」，是以文帝賞善罰惡，不阿親戚。帝臨終遺詔令吏民薄葬短喪，曰「死者天地之理，物之自然，奚可甚哀」！此真深得黃老之旨者也。總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，清靜寡欲，以身作則，「以正治國」，以德化民，是以海內安寧，達乎郅治。

景帝承文帝之業，其輕許傳位於梁王，啓其驕心，而兄弟之好不終；不聽周亞夫之言，而反疾之，以致之死；其對親屬及大臣，固有慚德；然其治術承文帝之作風，減田租，寬刑罰，崇儉德，勸農桑，與文帝之治，前後映輝，亦一代之賢君也。

蓋自戰國之混亂，繼以暴秦之虐政，二百餘年以來，四海沸騰，民生困苦，高帝平定天下之後，人心思治，若久旱之望雨，黃老清簡之治，正如對症而下藥，故文景行之「循古節儉」（貢禹傳），恭身率下遂能移風易俗，黎民醇厚，「周云咸康，漢言文景，美矣」！（漢書景帝紀贊）。

五、漢朝黃老之盛衰

道家之學爲古學，源自黃帝，黃帝生於魯之壽丘，與齊地比鄰，而齊之泰山、東萊，爲黃帝所常遊，故齊國可謂道家之發源地。周初，治道家之學，最著者，爲太公鬻子，二人皆爲文王師，鬻子封於楚，太公封於齊，齊本爲道家之聖地，而太公又用道術爲治，是以齊國道家之學特盛，鬻子在楚國亦傳其學術，如戰國時環淵、屈原、南公，皆楚國著名習道術者也。老子爲陳人，南近楚，北通齊，莊子爲魏人，與齊尤近，環淵屈原皆曾至齊。至西漢，黃老之學仍以齊爲根據地。

黃老之學，自戰國始盛，惟習此學者，多崇尚恬淡自然之人生；其志不在乎用世，故多隱而無名。當日齊國稷下講學風盛，四方之士，來此研討黃老者，猶如儒者之遊魯邦，佛徒之朝天竺，史記述西漢黃老之傳授者謂：

樂毅之子「有樂假公、樂臣公。趙且爲秦所滅，亡之齊高密。樂臣公善修黃老之言，顯聞於齊，稱賢師」。

樂臣公學黃帝老子，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，不知其所出。河上丈人教安期生，安期生教毛萵公，毛萵公教樂假公，樂假公教樂臣公，樂臣公教蓋公，蓋公教於齊高密、膠西，爲曹相國師」（以上俱見樂毅傳）。

樂臣公自趙來齊留學而成名。河上丈人即最先注老子之河上公，安期生與田通爲友，與申公培同時，皆爲戰國末年人，至漢文帝時尙存。河上公、安期生、毛萵公、蓋公，皆爲齊人，黃石公亦爲齊人。黃石公教張良，蓋公教曹參，田叔爲齊之田氏，治黃老之術，文帝初立，便召而問事（漢書列傳第七），其餘避世隱居之黃老大師，皆不顯名，而總之西漢時，黃老之學，仍以齊爲最盛。

高帝滅強秦，平天下，建立漢朝；文景以德治安萬民，四海清平，皆善用黃老之術，數十年來與民休息，政通人和，國富民殷，試看漢書食貨志所記云：

「至武帝之初，七十年間，國家無事，非遇水旱，則民人給家足。都鄙廩庾盡滿，而府庫餘財。京師之錢累百鉅萬，貫朽而不可校；太倉之粟，陳陳相因，充溢露積於外，腐敗不可食。象廩街巷有馬，阡陌之間成羣，乘牝牡者，攢而不得會聚」。

因此，黃老之學大盛。文帝時，宮闈之中，亦皆讀黃老之書，文帝之后竇氏係齊之清河人，爲皇后二十三年，爲太后十六年，爲太皇太后六年，始終奉黃老爲神聖，因而漠視儒學，儒者在此情形之下，附屬於黃老，略舉其事如下：

史紀孝武紀、封禪書、郊祀志、儒林列傳，皆言「竇太后治黃老言，不好儒術」。漢書外戚傳「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，景帝及諸賢，不得不讀老子書，尊其術」。

史記列傳第六十一：「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，齊人也，以治詩，孝景時爲博士。與黃生爭論景帝前。黃生曰「湯武非

受命，乃弑也」。轅固生曰「不然，夫桀紂虐亂，天下之心，皆歸湯武，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，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，湯武不得已而立，非受命爲何？」黃生曰「冠雖敝，必加於首；履雖新，必關於足。何者？上下之分也。今桀紂雖失道，然君上也；湯武雖聖，臣下也。夫主有失行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，反因過而誅之，代立踐南面，非弑而何也？」轅固生曰「必若所云，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，非耶！」於是景帝曰「食肉不食馬肝，不爲不知味；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，不爲愚」。遂罷。『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，固曰「此是家人言耳」。太后怒曰「安得司空城旦書乎」？乃使固入圜刺豕，景帝知太后怒，而固直言無罪，乃假固利兵，下圜刺豕，正中其心，一刺，豕應手而倒。太后默然，無以復罪，罷之』。

當時儒者與黃老學者理論之爭，史書未詳，上述之事，可見一斑，然黃生之言，不足代表道家，老子云「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矣」！以嚴法酷刑，威嚇人民，及人民忍無可忍，起而反抗，衆怒難遏，則大威臨於暴君之頭上矣。故太公佐武王伐紂，道家並不反對湯武革命，黃生在景帝面前強調絕對尊君之論，如無諛君之意，卽爲順從俗說。當日武王伐紂，夷齊叩馬而責武王，謂不當以臣伐君，世人盛傳其事，贊美夷齊之忠，然亦未嘗非武王之仁。絕對尊君，乃法家之主張，儒道兩家皆反對之，有人問孟子、湯武以臣弑君可乎？孟子答曰「聞誅一夫紂矣，未聞弑君也」（梁惠王篇）。咸丘蒙問孟子：舜爲天子，其父瞽叟亦北面而朝拜之，誠然乎？孟子曰「此野人之語也」（萬章篇）。景帝爲賢君，既喜黃老，而亦不反對儒家，故當時對此二人之爭論不加是非，只以輕鬆之語以止息之曰：對湯武受命之事不加評議，不爲無學問，不必爭辯矣。太后則崇黃老，而抑儒家，漢以司空兼理刑徒勞役，城旦爲徒刑之罪名，每日早起服整理城郭環境之勞役，太后怒轅固生評老子書爲家人平常之言，故曰：「汝何處得到司空之刑書，而妄加判斷乎？」據占書云「此日不宜擊豕」，太后乃罰轅固下圜與豕鬪，幸景帝賜之以利刃，故未被豕所傷。

竇太后當日勢力頗大，然黃老至武帝初年，已達於極盛，盛極當衰；武帝好儒術，儒學大臣趙綰王臧等，爲帝所寵信，然太后則不悅儒術，故趙綰請帝毋奏事於太后，太后知之大怒，綰與臧皆下獄死，因綰、臧係丞相竇嬰（太后從兄之子）與太尉

田蚡（武帝之舅）所薦，故亦遭免職之處分。漢書云：

『申公魯人也。蘭陵王臧既從受詩，已通，事景帝爲太子少傅，免去。武帝初卽位，臧乃上書宿衛，累遷，一歲至郎中令。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，爲御史大夫。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，不能就其事，乃言師申公，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，安車以蒲裏輪，駕駟迎申公，弟子二人乘軺傳從，至，見上，上問治亂之事。申公時已八十餘，老，對曰「爲治者不在多言，顧力行何如耳」。……太皇太后喜老子言，不悅儒術，得綰臧之過，以讓上曰「此欲復爲新垣平也」！上因廢明堂事，下綰臧吏，皆自殺，申公亦病免』（漢書卷八十八申公傳）。

『嬰蚡俱好儒術，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，王臧爲郎中令，迎魯申公，欲設明堂，令列侯就國，除關，以禮爲服制，以與太平，舉謫諸寶室無行者，除其屬籍。諸外家爲列侯，列侯多尙公主，皆不欲就國，以故毀日至寶太后。太后好黃老言，而嬰蚡趙綰等，務隆推儒術，貶道家言，是以寶太后滋不悅。二年，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，寶太后大怒，曰「此復欲爲新垣平耶」？乃罷逐趙綰王臧，而免丞相嬰，太尉蚡』（漢書列傳第二十二）。

武帝六年，寶太后卒，帝好儒學，卽位之初，卽舉賢良文學之士，卽深納大儒董仲舒之言。趙綰王臧，得罪太后下獄死，因其二人乃寶嬰田蚡所引進，故連坐免職。太后卒後，武帝復以田蚡爲丞相，令郡國舉孝廉，屢舉文學之士而親策之，於是儒者公孫弘等一時競進。漢書儒林傳云：

『寶太后崩，武安君田蚡爲丞相，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學儒者以百數，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，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』

自此儒學興起，黃老之學漸衰，然所謂衰，亦只不若在文景時政治中力量之大而已。丞相田蚡雖排斥黃老，亦不過在朝廷言論方面，未有若以前黃生與轅固之辯論而已，其實黃老之徒，以不爭爲德，志不在乎祿位，故多隱而不顯，然而王生（見張釋之傳），鄧章（見錯傳），皆治黃老之言，在武帝時，依然名重公卿間，而黃子爲司馬談之師（史記太史公自序），曹羽及郎中嬰齊皆有道家著述傳世（漢書藝文志）。

當時有楊王孫者，學黃老之術，及病、將終，囑其子裸葬，其友人祁侯勸其勿固執所聞，王孫發長篇之論以明其理，友人服焉（漢書列傳第三十七）。猶如文帝臨崩，遺詔薄葬之義相同，其實黃老未主張裸葬，此乃反對儒家喪禮之繁重，而實踐道家清儉之德者也。

文景時之黃老大臣，如直不疑、鄭當時等，武帝之世，仍皆在朝。朝廷雖重儒臣，而黃老之徒，志亦不在乎登庸爲政。然此時仍有以黃老爲治者，帝亦未嘗不重視，例如：

汲黯學黃老之言，爲東海太守，治官理民，好清靜，擇丞史任之，責大指而已。不細苛。黯多病，臥閣內不出，歲餘東海大治，稱之，上聞，召爲主爵都尉，列於九卿，治務在無爲而已。引大體，不約文法。武帝方召文學儒者，曰「吾欲如何，如何！」言欲上希堯舜也；黯對曰「陛下內多欲，而外施仁義，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！」帝怒變色而罷朝。公卿皆爲縮懼，黯曰「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，寧令從諛承意，陷主於不義乎！且已在其位，縱愛身，奈辱朝廷何！」漢以黃老起家，武帝並不反對黃老，故當時雖怒，而事後對黯，依然禮敬如故，嘗稱汲黯爲社稷之臣。時帝之舅田蚡爲丞相，中二千石拜謁，盼弗爲禮，黯見蚡未嘗拜揖之。時公孫弘甚受帝寵，黯常面觸弘等，謂其「懷詐飾智，以阿人主取容」。本傳云「黯常毀儒」，即謂其常毀弘等，非謂其毀儒家之道也。——漢書列傳第二十。

當時儒學雖盛，而黃老之學術思想並不受影響，蓋儒道同源，各有其特點，兩家之徒，雖有言論之爭辯，而其道則並行不悖，故其時博學家如同馬遷亦「崇黃老而薄五經」（後漢書班彪傳），此後儒者亦兼習黃老，例如：

疏廣少好學，明春秋，宣帝時爲太子太傅，兄子受爲少傅，叔侄並爲師傅，朝廷以爲榮。在位五年，皇太子十二歲，已通孝經論語。廣引老子語謂受曰「吾聞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功遂，身退，天之道也。今任官至二千石，宦成名立，如此不去，懼有後悔，豈如父子相繼出關，歸老故鄉乎？」受叩頭曰「從大人議」！即日叔侄藉病辭職。帝賜黃金二十斤，公卿大夫設祖道供帳於都門外，送者車數百輛，道路觀者皆曰「賢哉二大夫」！廣歸鄉，日設酒食，宴族人故舊以相娛樂，族人或勸其以餘金爲子孫置產業，廣曰「吾豈老諍不念子孫哉？顧自有舊田廬，令子孫勤力其中，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

。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，但教子孫怠惰耳。賢而多財，則損其志；愚而多財，則益其過。且夫富者衆人之怨也，吾既無以教子孫，不欲益其過而生怨。又此金者，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；故樂與鄉黨宗族人共饗其賜」。族人悅服。此真深明黃老之道者也——漢書列傳第四十一。

又如杜林（鄴之子）長於文字學，而清靜好古，著名當時（漢書列傳第七十），馬融亦悟老莊之道（後漢書列傳第五十），耿弇之父況與王莽之從弟俱，俱學黃老於安丘先生（後漢書列傳第九），范升於王莽時家居不仕，以易經老子教授後生。楊厚順帝時，屢徵不就，家居修黃老，教授門生三千餘人（後漢書列傳第二十六、第二十）。可知直至東漢黃老之學不但未衰，而且傳道受業者愈衆。

總上所述，漢初自高帝至文景，君臣皆崇黃老，黃老在政治中之功業，彪炳一時，及武帝崇儒術，黃老在朝廷之聲勢，似見絀，然從來習黃老者本不及儒生之多，武帝時雖儒臣多，而黃老之臣少，然黃老之學術思想並未衰微。陰陽家爲黃老之別系，自武帝時儒者與陰陽家開始合流，儒與黃老本不相悖，黃老之徒亦習儒學，至東漢學者，多爲儒道兼綜之思想，惟自此黃老之名稱漸爲老莊所代替，繼之而玄學風起，道家在魏晉又放出異彩。